

中国近现代武侠
小说典藏大系

第一辑

云海争奇记

第四册

还珠楼主 著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中国近现代武侠
小说典藏大系

第一辑

还珠楼主 著

云海争奇记

第四册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第一九回	会花村 群英打擂 诛恶党 异丐施威	933
第二〇回	正胜邪消 天外来佳侠 虹飞电舞 场中见异人	988
第二一回	明月照禅关 千尺高林腾蛇影 遥空驰雪羽 一声长啸落胎仙	1047
第二二回	绝壑耀奇辉 氛雾若云迷海色 腥香收毒物 兽虫如织赴鲸吞	1112

第一九回 会花村 群英打擂 诛恶党 异丐施威

蔡乌龟见那两人，正是生平好友，当年山东路上绿林中有名的飞贼，一名张胜，一名张康。因他家居闽、浙交界大厦岭深山之中，弟兄二人，从十余岁起便练就一身惊人本领，远离家乡，专在北五省常做独脚强盗。二十以后，虽在山东路上各设了一处小寨子，平日仍在老家，各拥爱妾度日享受，并不常去。每年往山东一次，做上两三水大买卖便即收手。每次总是二人前往时候居多，寨中徒党，无事时种些山田，只作为他弟兄二人北方落脚之所，极少带出作案，谁也看不出那是大盗窟宅。行动隐秘，来去飘倏，又是同胞弟兄，俱都手辣，行止永在一起，人都称他二人为“黑煞手张氏双燕”。后积有极大家财，做未一水买卖时，忽然遇见一个高人，当场失风，仅得活命。看出这生涯不能终老，随即遣散徒党，隐退回山。待了两年，终改不了盗贼脾气。因上次为了徒党受累，从此改做飞贼，由弟兄二人合作，不加一名外人，出没益发无常。所经各州府县的差役，也不知为他受了多少活罪，始终捞他不到。有一次，被一名捕买通两个妓女，乘醉将二人一齐擒住。因是恨他们不过，先折辱了一个够，正要将手脚筋抽断，恰值蔡乌龟得信赶来，将他们救走，因此成了过命的交情。这次被约

助拳，自恃练有好多阴毒手法和暗器，亟欲人前露脸，为友争光。自第二场起，便避向台后暗中准备，也没往前台观看，等准备停当才上台外望，蔡党二次又复惨败，看出对方上场的多是外人，便告奋勇出战。蔡乌龟知二人身具专长，可以一试，称谢应诺。

二人身非丐党，觉花四姑一意自私，心存鄙薄，也没去中央主台之上行礼致辞，照直纵上台去。因出场较快，西台上人还未派出。二人到了台上，把手朝四外一拱，说道：“我弟兄二人，一名张胜，一名张康，当年也曾在北五省道上走动过几年。在场诸位伯叔弟兄想必也有知道的。按理此时还不到我们外人上场时候，一则见广、浙两帮出场的人多半不是本帮，就许和我弟兄一样，明是外人，却借别人门户出场都说不定。虽然为朋友的心盛，怎么都行，到底这种行为，谁占了上风都不能算光鲜。再者双方所约请的前辈高人、各地英雄豪杰还多着呢，暂时胜个三两场也不能算数。想是一般为朋友圆场，与其这样，转不如光明正大，谁愿上台都行，反正高对高，矮对矮，一位对付一位，索性叫明人，倒显光棍，免得嘴里说得满好，只顾自家合适，却叫人吃暗亏。这是我想说的话。二则向来比武打擂和唱戏一样，好的都在后头。我二入学艺不精，适见上台诸位打得热闹，有点手痒。惟恐打到后面，高明人上场无人奉陪，千里远来，岂不白跑一趟？为此上场，向浙帮邢团头、诸位朋友讨教，不论是邢团头和同来诸位，或是已上过场的人物，只凭真实武力，兵刃、拳脚、暗器悉随尊便，全都奉陪。区区不才，并无什真才实学，不过为朋友尽心，不愿坐观成败，死而无怨，也不懂什过节行规，哪位赏光，请早登场，免得多延时候。”说时，邢党中正有两人起立讨令。

司空晓星、葛鹰、祝三立等几位久走江湖的老辈，俱知张氏弟兄不比寻常，本领颇高，各都练有专门武功。一班老辈虽打胜之不难，不屑出去。但这讨命两人，都是邢飞鼠的好友，只管武功本领俱有

七八成，但因生长富家，不在江湖上走动，未经大敌，如何能与这类极恶穷凶大盗巨贼对手？忙和邢飞鼠使眼色，令其推托拦阻，不令轻出。因对方两人俱非丐党，身份不高，武功却好，必须派两个新出道还未成名的后辈出去才合适。正在忖量何人去好，晓星一回首，瞥见江明正和祖存周二人互相低声说笑，便道：“你两个正好出去会这两贼。年纪轻轻，不抢功劳，躲在人身后作什？”江明笑道：“小侄等两次都要出去，都没赶上呢。”说罢正往前走，还有几个旁立的小弟兄也要讨令出斗。葛鹰骂道：“小猴儿们，不去都躲，要去都往前抢。躲开些！谁先说的谁走。这又不是什人物，两个毛贼，捏臭虫一样一捏就死，也值当这么大惊小怪！”说时祖、江二人已绕到前面把令讨下。

二人俱都心细，问：“还有礼数过节没有？”邢飞鼠未及开口，葛鹰已先发话道：

“有屁过节！上台把两毛贼抓死就回来，换别人上去。反正今天不把这帮毛贼恶叫花收拾干净，没完没了，有的是贼打。你们走吧！小毛贼们大概把作贼的家伙全带了来，什么钩子、钳子、叉子、剪子、钢丝、铁钉都少不了，留神抓破你们衣服。邢花子自己饭还讨不过来，没法赔你们。”

祖、江二人会意，知是令他们留神暗器，笑答：“知道。”便即走向台口，正赶张氏弟兄把话说完。张康为人又阴又贼，故意作出不经意的神情，笑对张胜道：“大哥，邢朋友那多高朋贵友，怎还无人出来，选将这难？我弟兄只是无能之辈，不过为朋友事，多少得出一点汗，蹦蹦跳跳，这算什么？随便派一个人出来，还不就把我们打发回去，这等挑选作什？莫非真个场场都非胜不可么？”祖、江二人听敌人在台上正说着俏皮话，又知对方是飞贼，不禁有气，有心露一手与他看。江明首喝：“鼠贼休要装模作样！你说的话对，他们都怕把手脏了，嫌你不配。我们也是不屑出来。你既心急找死，小爷脱了衣服马上就到？”

话未说完，张氏弟兄一见西台口走出两人，一个是十多岁的小孩，一个年纪也不甚大，未曾上场，开口先骂，不由气往上撞，厉声大喝：“乳毛未干，无知小狗，也敢出口伤人！即速上台领死！”话声才住，江明已声随人到，西台相隔十多丈，轻轻一纵，便即横飞过来。祖存周见状，也跟踪飞身纵起。二人先后脚落向当中擂台之上，疾如鹰隼飞坠，连点声息皆无。

张氏弟兄见敌人轻功这好，才知二人年虽幼小，本领却高，委实不可轻视。张胜先向江明喝问道：“我和你素昧平生，打架不恼助拳的。彼此都为朋友，互相交手，胜者为强，为何出口伤人？你是何人门下？你师父是谁？怎这等不知江湖上规矩礼节，信口狂喷！难道说就没教过你么？”江明笑道：“小爷乃黄山萧隐君门下，师父只教我遇上侠义高人、前辈名家敬礼低头。最恨的是狗偷鼠窃，强盗恶人。似你这样小毛贼，和你有什么好脸嘴？少放狗屁！齐齐利利过来让小爷把你劈了，早点往畜生道中转世，省得造孽丢人，一举两便！”

张氏弟兄先听是萧隐君门下，知是劲敌，心方失惊，后听越骂越难听，不禁怒火中烧，大骂：“无知小狗，今日叫你死无葬身之地！”因都忿极，双双不约而同，齐朝江明打去。祖存周伸手一掌先把张胜挡住，骂道：“不要脸的狗贼！想两打一么？”张胜弟兄俱是久跑江湖，各自练出一张利口，不料出场便遇见不通情理的，又是一个小孩，一时忿极忘形，现出本来面目。及吃祖存周一拦，张胜才觉不应都朝一人扑去，忙即收势，后退喝道：“对你们这样后生鼠辈，一个人已够你们受的，还值两打一么？不过我弟兄都恨小狗无礼可恶，想教训他，事前没有说好罢了。你是何人门下？叫什么名字？快说出来，上前报名。”

祖存周笑道：“小爷祖存周。你问我师父么？本想说的，只恐说出来把你吓跑，手痒没法过瘾。我还将就，我那江家兄弟定埋怨我，不

说也罢。是使拳脚是使家伙，还是一样接一样，由你的便。不过话要说明，好给你多留一会狗命，免得比头一样就把你打死，做鬼心不甘愿。”张胜一听敌人多是这类腔口，怒喝：“小狗，谁耐烦和你动手？看太爷将你斩成肉酱！”说时，已将身后一柄锁子连环铁拐，连同一柄厚背鱼鳞刀，分持手内，右手刀一晃，左手铁拐便向当头打来。

祖存周见张氏弟兄俱生得短小精悍，身法灵巧。张胜长衣已脱，除这一刀一拐外，腰间束着一条一手掌宽的夹层皮带，左有三个宽窄大小不同形的皮袋，由中腰起往右皮带夹层口上，斜露出一排亮晶晶手指大的圆头，看不出下面是什形式。后衣也是特制，齐两肩向下，各有半尺多长一条口袋联缀衣上，中藏一个圆筒，隆起背肩，筒口朝上。

知道这些东西都是敌人独有的暗器，以前不知伤人多少。今日必须为世除害，不能叫他漏网。口里答话，心中早打好了主意。一见铁拐打到，故意装着骤不及防，手忙脚乱，连喝：“且慢！我还有话。”往侧一闪，跟手将剑拔出。张胜只得停手，指刀喝问：“你们这类不懂人事的小狗，要打便打，还有什么话？”祖存周应声答道：“对！要打便打，不说了。”声随人起，冷不防一剑照心刺去。

张胜没想到他接口便上，这等神速，忙用刀拐架隔，纵身闪避时，祖存周有心恁他，手法快极。如非张胜是个久经大敌的好手，差点没被刺死，就这样仍未完全躲过，喳的一声将衣服刺破，左肩也被剑锋扫着，豁破一条小口，再如稍迟，左臂非下来不可，不禁又惊又怒，破口大骂：“鼠辈无耻，用诡计暗算伤人！”说时，刀拐齐施，狂风骤雨一般杀将过去。祖存周一边迎敌，口中笑骂道：“你这狗强盗才无耻呢！你先动刀时，我手中有兵刃么？并且是你叫打的。这不过是小报应，只吓你一跳，大的报应还在后头呢。”一面又朝江明唤道：“江兄弟，这类小毛贼，不值和他多耽搁辰光，快点打发的好，我静等你哩。热闹都在后头，怕没得打么！”江明遥应道：“我看这厮身边带了不少

破铜烂铁，也不知是哪里偷来的，想看看是什式样。我们各顾各，谁不耐烦打了，就打发他上鬼门关去，不要等吧。我坐了一早，想借这厮活动活动筋骨，还留住他多玩一会呢。”

张氏弟兄一听，在自成名多年，遇上这么两个小孩，竟没把自己放在眼里，好似命在他手里握住，说完就完。越想越生气，便下毒手，各将身旁暗器施展出来。一人身带暗器俱是五样，只张康比张胜背上少了两筒飞蝗机弩，右腿弯上却暗藏着一铜管三棱五毒钉。各有各的拿手，能同时并发两三样，机诈百出，防不胜防。那一弩一钉俱系毒药制炼，尤为狠毒，轻易不肯使用。双方都是身手矫捷轻灵，互相踹高纵矮，迸前跃后。

打到急处，只见两对四团灰白色的影子，夹着闪电也似的刀剑寒光，在台上转风车般滚来滚去。看得人眼花缭乱，也分不出手脚架式。不时微闻兵刃之锋交触，俱不甚响，脚底下也听不出一声息。虽然一面是拼命哑斗，全神贯注，一言不发；一面仍在互相呼唤嘲笑，拿敌人开心，好似从容应付，似若无事，比较似要强些。可是双方谁也没现出一点败相，终算是武艺高强，棋逢对手，不似头两场，才动手不久，便可分出双方优劣强弱，而这四人都有着极好的轻功，满台飞舞，打得十分花哨，与前两场一招一式全凭真功实力不同，格外令人好看起劲，邢党二人年纪又那么轻，由不得敌我两方都纷纷叫起好来。

晃眼又打了十来个照面，张氏弟兄暗器虽已相继取出在手，无如敌人乘势，急如风雨，和粘在身上一股，逼迫甚紧，张胜更是一刀一拐用了两件兵刃，左右手都占着，非丢去一件或是归并一处匀出手来不能发出。急切问，二人俱无闲空，施展不出，连卖两三次破绽纵开，无论纵远与近，都是如影随形，脚才点地，脑后风生，敌人已自追到，一次也未使上。暂时以全力应敌虽不致败，但是敌人似比自己气足神充，真力弥满，从容得多，分明练就童功混元真气，越往后越勇。久

斗下去，气力先自不佳，焉有不败之理？心正急愤，打不起好主意，三面看台上人一再叫好。江明忽又喊道：“祖大哥，你听人家直给我们喊好，不拿几手玩意出来，多丢人？你光心急，不给小毛贼闪出空子，那些破铜烂铁怎使得出来哩！”祖存周也高声答道：“我不希罕看这些鬼头鬼脑的玩意，随时都能送他到阎王那里挂号，不过是在等你罢了。你一下手，我就打发这贼回老家去。”

你老打不完，有什么意思？”江明道：“不是别的，因为这口刀是师父今早派申师兄带来，说明刚刚打好，还没用过。头一次开张，我图利市，不愿拿小毛贼祭刀，打算借用他的破铜烂铁，打发他上死路。谁爱和小毛贼缠夹哩！”

张氏弟兄闻言方自有气，江明忽喊：“小毛贼！我祖大哥不愿多耗时候，直催不完。我不耐烦再打了！我给你闪个空子，你有什么法子使罢。”随说，手中刀一挡，前身微向后仰，脚跟用力一踏地，便往后倒纵出去两丈许远近。张康手早持着五只钢镖，待机欲发，虽听敌人口气，对于暗器必下过功夫，居心已被看破，终想自己是此道中的有名圣手，一身四五样暗器，只一有机会使开，便可得心应手，同时相继发出，对方多大本领也难抵御，何况是个小孩，不过仗着聪明才大，得投名师，从小练就一身好功夫，即此已万中选一，但年岁所限，怎能连暗器也有极高本领？绝无此理！一见这等骄狂轻敌，先叫明给自己一个下手空隙，再纵出去。暗骂：“不知死的小狗！就没破绽，早晚尚不免为我暗器所伤，何况自现破绽。以为学过两天接收暗器的手法，便来卖弄，岂非送死！”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随着心念动处，左手一扬，觑定敌人，先把手中五只小钢镖连珠发出，同时右手一拨腿腕，那近左裆膝盖上紧绑的三棱五毒钉铜管，机簧便自撑开，紧跟着右手二指再从腰间皮带上理，双层皮带上两排藏暗器的夹口，连左边所悬皮袋封口一齐揭开，

只等随时取用。原是练就巧妙的手法，同时动作，迅速已极。满拟就是敌人眼快手疾，会接暗器，这连珠五只钢镖都被接去，跟着的四种暗器，一样比一样厉害，自来遇敌，对手无论多强，只被打中，从来没同时接连发出三样的。照当时情势，镖发太急，敌人接了过去，就势倒转还打，绝来不及，至多只能接过未两镖，底下不是仍在远处等候，便是看不妙，赶急纵将过来交手，和刚才一样，使自己没法缓手再发暗器。现时身带暗器都已备齐，远近一样，扬手即发。如相隔仍远，三种十多件暗器，双手连珠齐发，退躲不过；如若迫近，对敌时同把膝盖一抬，三棱五毒钉正打要害，连躲都没法躲，百发百中，更无幸免。

他这里心作必胜之想，哪知江明幼遭孤露，童抱之中便被陶元曜收归门下，连在黄山苦练了十余年，不特武功得有真传，对于收接抵御各种暗器尤有专长，加以生具异禀奇资，神目如电，敏锐已极，当练到火候之际，师父师兄连同守山老猿，七八只百发百中的好手，各持竹石土制就的各色大小暗器，分向前后左右四下横飞，竟无一能够沾身，怎么出其不意，只一发便被看出，或是击落或是接去，何况早知张康身带好些暗器，取时又被看出，一人对付一人，更是绰有余裕，如何能打得中？否则江明人素诚实，如非十分自信，适才也不说那大话了。张康暗器的功夫也真好，又料敌人会接暗器，格外用心，打出更巧。先是一镖接一镖，觑准敌人连珠续发，才一发完，第二样暗器便随着未一镖发出回手之势由腰间取下，到了手内。那暗器便是腰带夹层上所插亮晶晶的东西，长约三寸，纯钢打造，一头平圆，一头尖锐。自尖以上三分许，附有五根半寸长的倒须刺，因它形如半支铁笔，专打人身要害，中上十九无有活命，好似阎罗之笔，点到即死，取名阎王笔。发时三前四后，可以紧接，连作两次同发。头次三支，分向头、胸、腹三处要害，紧接又是两上两下。本是极难闪躲又没法接的东西，到了江明手里，竟会失了效用。

原来江明常听师父指教，说：“暗器种类至多，用的人往往自出心裁，不在谱上，好些都未曾见闻过，非要身临其境，遇上方知。有的能接。有的或是中有机簧，一碰便生妙用；有的附设钩刺，奇毒无比；还有能发火烟的，自恃手法，一接立即上当。所以，遇敌时不分辨清楚不能妄接上来，这头一下更须小心。”本就谨记在心，见敌人身边暗器似有好几样，越发加了谨慎。明见所发是镖，头一下均未手接，只把刀背一挡，便自磕飞出去；跟着左右连闪，带用刀挡；到未两镖飞来，觉无异状，才将它绰在手内。张康不知敌人得有高明人传授，重在气定神闲，藏巧于拙，以静制动，不到事机明悉，刚巧合算，绝不伸手，最忌纵跳慌乱。见他闪躲不甚灵速，除头一镖外，余下四镖都似侥幸凑巧，差一点没被打中，未一镖接得尤为极险，以为到底年纪太轻，功夫有限，只发第二样暗器便可打死，无须再用别的。随想随将手中七支阎王笔分两次相继发出，不料适得其反。他这里打着如意算盘发第二次暗器时，乃见张胜先受了祖存周回敬，恰正倒地。张康背朝二人，尚未知觉，江明眼尖，恰在接末一镖时，瞥见祖存周一抬手，张胜往后便倒，料知敌人必死，也就不愿再打下去。

当时形势原极迅速，差不多都在同时。那旁张胜后倒还未落地，张康暗器已自发出。如换稍差一点目力的人，这类暗器休说是躲，看都看不真切。江明仗着练就目力，见前三后四，七点寒星电射飞来，急欲收功，艺高人胆大，也不向后面迎接，有什花样，施展师传白刃入飞蝗的手法，觑准来势，先后举刀一挥一舞。只听接连叮叮乱响过去，全都磕落地上。张康见七支阎王笔发出，敌人纵身用刀来挡，心还失笑：非连受伤倒地不可！见状大惊。同时猛听身后有人栽倒台上，微杂乃兄惨叫之声。弟兄关切，惊急忙乱中，由不得把头一偏，刚瞥见乃兄果然仰跌在地，又觉身前疾风扑来，猛想起面前还有强敌，赶急回首。江明已乘着挥刀架隔之势，纵身飞来，身还不曾落地，左手一扬，

先时连接两镖，回敬了一只出去；跟着人随镖到，左手刀往胸前一横，便要平推出去。张康是久经大敌的名手，也煞是了得，江明来势虽然如此神速，他那目光身法并未十分慌乱，右手一绰，将镖接去，同时左手虚晃一刀，护住头面前胸，就势左膝微微往起一抬，膝旁暗绑的三棱五毒钉便朝江明头上打去。

这时形势端的险极！江明虽知他身藏暗器颇多，专一留神他的双手，膝上也能发出暗器却未防到。临机稍微疏忽，只被打中五官等要害，见血便无生理。总算五行有救，名家传授到底不同，自学武功起，便不以克敌为上，先防自己，越是有利的胜着防备越紧。尤其是骤出敌人不意，由远处纵身往袭，照例以守为攻，横刀先护上三路，招中套招，有好些变化，非觑准敌人万无幸免，刀下立毙，决不妄发，以免万一对手情急反噬，豁出一死，同时猛下绝招和己拼命，结果敌人虽死，自己也不死即伤。那一刀本是虚式，目光敏锐又占了几分便宜；加以另外还藏有极巧的手法，明知敌人一定擅长接镖，未必打中，故意先发一镖出去，乘着敌人接镖抬手之际，暗中早用上昔年背师偷学的鸳鸯手法：左半掌用手一挺劲，第二镖照准敌人软肋要害打去。

双方都是双手并用，几下里同时发动。张康没想到敌人暗器也如此厉害，来势既是猛急，相隔又近。江明又是顺势斜下，打他左肋，急切间本就难躲，加上乃兄受伤倒地，死活不知，未免情急心乱，这第二镖竟被打中，穿骨透肉，直入心腹之中，如何禁受得住？“嗷呀”一声，便自栽倒。膝间机簧已开，一片夺夺之声，五毒钉倒钉了七八根在台板上。那朝江明先发出去的，因是倒得太快，只得三根。江明就在第二镖脱手之际，瞥见刀光影里有几点寒星飞来，忙横刀一挡，叮叮两三响，全都砸落，人一倒地，自全打空。否则那一筒二十八根五毒钉如全发出，两下对面之际，一任江明如何身手矫捷，闪躲灵便，就使五官要害能够挡避，身有童子功、混元气，打中白打，可是敌人

并非只发此钉为止，必定一面施展兵刃，一面把未两样暗器用手连续发出，同时再把腿不时连抬，五毒钉一发至少便是三四根，要指何处便打何处，左右上下无不从心所欲，武功又非弱者，如何能够抵敌？就不受伤，也非落下风不可了。岂非一时童心，想看敌人暗器，几乎误了大事！江明本极谨慎，老诚心细，只为连日学了一些油腔，觉着好玩，临敌便去仿效，差点没败在敌人手里。觉那五毒钉异样，乘搭人的还未上台，顺手拾了两根带回，向司空、葛诸前辈老侠一问，才知道厉害。事后回想，好不心惊。由此起，再上阵去，无论对方强弱，也不再疏忽，视为儿戏了。

闲话不提。张康这里身死，张胜也只倒在地上挣命，保得暂时残喘。原来祖存周人甚机智，更事又较多，出场时听葛鹰拿话一点，便知敌人暗器有名，不是易与，否则此老素来轻看人，也绝不会事前特为点醒。始而加意留神，没容敌人施为。虽和江明问答，说着笑话，实则是借以激怒敌人，想使气散。嗣见张胜武功不弱，胜虽可能，一下致他死命却非容易，这才故意给他一个空隙，也和江明一样，借故纵开，只纵得没有江明的远。张胜果然上当，自恃背有机弩毒箭，好容易得此良机，忙将毒箭并向左手，右手一扬，便是六枚枣核镖。

祖存周纵时早已防到，使个“狂风卷雪”之势，手足并用，连人带剑纵将回来，连剑扫带脚踢，六镖全被打落。张胜见镖未打中，敌人竟使出极快身法，人剑团作一片白光滚到，知道手中暗器不能再发，一着急，重将刀交还原手，就势一耸双肩，把头一低，背上毒弩便如飞蝗一般射将出去。不曾想敌人乃剑仙门下，手中剑舞到急时，点水都泼不进，又是一身极好内功，刀砍不入，便被射中，也无用处名耳听叮叮当当，毒弩被剑扫落砍折之声，刚觉无效，就在这头一低昂，瞬息之间，猛觉一阵疾风扑来，眼前一花，一团白影业已卷到身前，虎口一震，手中刀先被宝剑磕飞，脱手往斜刺里台下落去。心中大吃

一惊，待要往旁纵避，祖存周这几下连环杀着，一招紧接一招，一经被他使上，便是死星照命，何况又是早有成算，立意制他死命，想躲怎来得及？右手刀才脱手，未容纵起，当的一声，左手钢拐又被荡开，刚暗道一声：“不好！”紧跟着，胸前似有万斤重力压到，早中了祖存周一掌，当时胸腹大震，受了极重的内伤，两太阳金星乱冒，眼前一黑，嗡的一声，翻身往后跌倒台上。跟着张康也被江明打死。共只个把时辰，蔡党连败三场，逃走两人，伤亡六个死党。

蔡乌龟见这次主台上众妖人好似被女铁丐花四姑稳住，心有主见，置身事外，漠不相干，连个忿怒神色俱无。自己不合把一千外请来的有力的助手俱都请往主台，只显尊崇礼敬，反倒失去效用。当着敌人的面，除非这些外援自动出场，其势不便到主台上去招呼，方自恨极，打算暗命心腹徒党，偷偷绕往主台质问花四姑，袖手观斗，似何心意？

即便暗中告知几个自约请来会飞剑法术的人物出场，一面在东台请几位成名老手再试一场。如若仍落下风，所请的人受了花四姑蒙哄，仍不出场，索性用苦肉计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当众叫开，拿话把花四姑一激，也不再论什行规，先率东台百余徒众全数出斗，向西台混杀上去。明知邢党强敌甚多，初动手必有伤亡，主台上这些高人，不问是谁请来，既应此局，全都说过大话，见此情形也必出动，绝无长此隔岸观火之理。心念才动，忽觉身后有人拍了一下肩膀，跟着手中塞进一个纸团。回头一看，正是狮王雷应，同了爱女玉钩斜雷红英，不知何时由主台绕了过来，使了个眼色，意似叫看那手中纸团，口说：“我代蔡老弟去会这厮！”底下未容答话，父女二人双双抢步向台口赶去。

东台蔡党虽然多半江湖后起，都有一些专门的武功绝技，内中还有少半成名多年的人物，只为和蔡乌龟交情较深，一则朋友关心，二则客气谦退，不肯受蔡、花两家主人尊礼，去与一千恃若靠山的妖僧妖道同到中间评断人的主位，所以没往主台上去。起初各以江湖上前

辈英雄自居，照例开场无什好手，又见对方出场的都是从来未闻见过的无名小辈，就是手到即胜，也不光鲜。先又有两方各派本行中人先比高下的话，轻敌自大，袖手在侧。嗣见双方先出三人大是不弱，还可说是凭了所养毒蛇怪物制胜，不算十分真功夫。及至邹洪、范显、卞莫邪和江明、祖存周两个小孩，先后当场大胜，这才看出邢党方面这些无名后辈全有一身惊人本领，正是一个胜似一个，便自己出场也未必定占上风，大为骇异。蔡党已然连败三次，休说为首主人，便自己这些外客面上也不好看相，又见蔡党人人悲愤，蔡乌龟气得脸皮铁青，眼里似要冒出火来，再不出去不行。人都喜爱自负，以为自己多年威名远震，本领高强，极少遇见对手，照敌人情势，虽难期其必胜，至多打个无大结果，必无败理。

这伙绿林强盗、江湖老贼，还不知蔡乌龟老眼无花，由第二场起便看出对方太强，除非主台上一干会飞剑法术的妖人出场，再换东台这伙老人物上去，一样也难讨公道，为了顾惜这伙人多年名声，恐其一旦败于无名后辈之手，一面又急于报仇，恨不能立时有人放出飞剑，将仇敌斩完杀绝才快，心中尚在踌躇未决，故未发话烦其出场。反以为是看重他们，觉着对手不配，未便开口相烦。受人重托，聘请来此，虽然这些无名小辈胜之不武，不胜为笑，但是主人门下徒弟和各方友好请来的徒党，几个最好的俱已死伤逃亡，余下本领更差，事已过去，其势不能再败，怎好意思高坐不问！大家多抱着一样心思，内中两个气壮心粗的，乃江西水旱两路的有名巨盗。一名神力天王胡耀宗，一名八棍金刚萧堃，自恃一身武功，素性强暴，倚老卖老，想到便做，永不思索，首先离座而起，只说得声：“小狗可恶，我两个去把他生劈了！”双双脱去长衣，也在此时往台口走去，待要纵落，再奔向中央擂台，上场对敌。

狮王雷应也是一个年老气盛的人，此次出来，一半受了花四姑嘱

托，只去稳住蔡党，禁其羞恼成怒，犯性胡来；一半还含有别的深意。和蔡乌龟说话时，见胡、萧二老寇忽然起立。”口朝右座诸人说了一句话，老气横秋，急匆匆便往外走，自己由台后走来，竟和不曾看见一样。两下初会不多日子，以前只是闻名，并无交情，这等行径，迹近轻视，未免心中有气，不愿和蔡乌龟再说，带了女儿也往前赶，快到台口，未容胡、萧二寇往台下纵落，喊声：“玉儿随我快走！”声随人起，脚底一按劲便飞身纵起，径由东台中心往中央擂台上纵去。雷红英也跟踪飞身，追纵过去。一个身材高大、貌相奇伟的白发老叟，一个丰姿绰约、美丽如仙的红衣少女，相隔十余丈，捷如飞鸟，凌空飞渡，武功固是惊人，姿态身法又那么轻灵美妙，和方才江、祖二人隔台飞纵时一样令人心中心中赞叹。三台上人，大都不由自主脱口叫起好来。神力天王胡耀宗和八棍金刚萧堃趾高气扬，正待下纵，再奔中台，忽听身侧疾风扫过，三面台上人们齐声喝彩，忙即回顾，雷氏父女已双双、由斜刺里往擂台上飞去，心颇不快。

蔡乌龟已将手中纸团打开，上有数行字迹，大意是说，敌方现来能者，飞剑神奇，破脸大举，恐多伤亡，今尚非时；吕、郭所约异人入夜必至，虽是山中，白日杀死大多终觉不妙，如被逃走一二，更多隐患，最好挨到半夜人来，一网打尽，一人不留，方为上策；好在有众位神僧、真人相助，此仇必报，何争此半日工夫？再有人出，最好拖延时候，只守不攻，不必求胜，余由雷氏转告等语。正看之间，闻得采声雷动，才想起匆迫中没有拦阻胡、萧二寇，雷氏父女越向前去，必必不快；而狮王雷应本系辗转托人聘请而来，此老辈尊名重，此来极大情面，本无交情，理应谦恭，只得自己下位去，把二寇拦请回座，正拿交情劝说，同是为了自己心热，上台早晚都是一样，出场与否，全感盛情，请勿为此介意等语。忽听采声又作，侧顾中央擂台，双方已然交手，这次却是一个对一个，雷应的女儿玉钩斜雷红英和一麻脸